

高要縣志卷二十二

雜錄

端州有陳高祖之後收陳世諸帝真白畫唐御史
姓韋者作記高祖幅巾不冠後主作醉舞狀米氏畫史
唐高宗時狄仁傑為監察御史江嶺神祠焚燒畧
盡至端州有蠻神仁傑欲燒之使人入廟者立死
仁傑募能焚之者賞錢百千時有二人出應募仁
傑問往復何用人云願得勅牒仁傑以牒與之其
人持往至廟便云有敕因開牒以入宣之神不復
動遂焚毀之其後仁傑還至汴州遇見鬼者曰侍

高要縣志

卷二十二

雜錄

御後有一蠻神云被焚舍常欲報復仁傑問事竟
如何鬼云侍御方須台輔還有鬼神二十餘人隨
從彼亦何所能為久之其神還嶺南矣廣異記

予南遷度高鄉道逢老叟率少年於路次講明種
藝言深耕淺種時耘時耔却牛羊之踐履去螟螣
之踐害勤於朝夕滋之糞土而有秋之望富有年
矣若夫堯湯水旱霜雹之不時則有天也予感此
言將書諸紳通於治民理生無施不可高鄉謂高

要也

柳子厚
龍城錄

宋丁寶臣知端州以詩偕端溪綠石硯送王荆公

謂之玉堂新樣

文房肆考

劉涇川以所得李士衡觀察家蟾蜍硯示劉原甫其下刻云天寶八年冬端州刺史李元得靈卵石造原甫方與予飲辨云天寶稱載此稱年偽也遂作詩予與江鄰幾諸君和之硯如剗墓腹如月又若剗瓢萌強發鐫題天寶年造之刺史李元傳自越剗墓剗瓢我莫分稱載作年初辨君君雖能辨猶曰寶寶茲偽物吾何云仰天大笑飲君酒硯真硯偽休開口願封藤匣還與侯請共江翁獨持守

梅聖俞

宛陵集

高要縣志

卷二十二

雜錄

杜君懿畜一硯傳是許敬宗物後歸於孫莘老一日以示蘇子瞻曰敬宗小人何以其硯爲子瞻曰憎而知其善雖其人且不可廢况硯乎遂取之硯端溪紫石也滑潤如玉殺墨如風其受墨處微窪洵四百餘年之物也

硯林

陳公密未達時嘗之端州聞有富民畜一硯甚奇至破家得之謂之硯面世所謂熨斗焦者成一黑龍奮迅可畏二鸚鵡眼以爲目遇陰晦則雲霧輒興公密沒歸於張仲謀宣和間遂登金門書符之

用

王明清
揮塵錄

何持之有一端硯形正圓馬肝色中盤一金色龍頭角爪尾粲然畢具會有知者卽以進御

端溪硯工見有飛鷺翹駐潭心因令没人視之網得一石轉側若有涵水聲硯工曰是必有子石剖之得一石於泓水中大如鷺卵紫石也刻爲二硯

俱天

中記

鄭安恭爲肇慶守有直更卒每夜半見城上亭中火光往視之乃十餘人及小兒數輩聚博卒戲伸手乞錢諸人爭與之幾得三千以還明日驗之真銅錢也不以語人次卽復如是遂賂掌宿求專直

高要縣志

卷二十二

雜錄

至三更所獲益富踰兩月會軍資庫失錢十餘緡并銀數百兩揭榜根捕或告云此卒近多妄費又衣服鮮侈可疑也試禽之具吐實鄭意必土偶爲姦乃繫卒使人部往遍索諸廟至城隍廟中有土偶狀貌類所見者碎之腹中得銀一笏盡剖皆然因發地凡偶人各得數十千合此卒用過之數更無少差卽盡毀偶像其怪遂絕

舊志

莆田陳可大知肇慶府肋下忽腫起如生癰瘡狀頃刻間大如盃識者云此挑生毒也俟五更以茅豆嚼試若香甜則是已果然便搗川升麻爲細末

取冷熱水調二大盞速服之遂洞下瀉出生葱數
莖根鬚皆具瘰卽消續煎平胃散補且食白粥經
旬復常有楊生者善醫療令具疾證及所用藥其
畧云凡喫魚肉瓜果湯茶皆可挑初中毒覺胸腹
稍痛明日漸加攪刺滿十日則內物能動騰上則
胸痛沉下則腹痛積以瘦悴此其候也在上膈則
取之其法用熱茶一甌投膽礬半錢於中候礬化
盡通口呷服良久以鷄翎探喉中卽吐出毒物在
下膈則瀉之以米飲下鬱金末二錢毒卽瀉下乃
碾人參白朮末各半兩同無灰酒半斤納餅內慢

高要縣志

卷二十二

雜錄

四

火熬半日許度酒熟取出溫服之日一杯五日乃
止然後飲食如故

齊東野語

斧柯山海內有四在端州者宋時凡采石斧柯祭
以中牢不爾則雷電晦冥失石所在爛柯處在山
高頂山下姓王多有稱質子孫者成化間東溪嚴
氏子入山方一假寐家中妻子已失之二月矣所
裹未及果腹啟視玩香無恙山乃桂源第二峯有
仙奕枰枰中棋子隱起黑白判然有手掌痕跡石
如屏如几者七八聚旁有樹甚怪千百年物也不

知其名稱曰仙樹

廣東新語

成化二年剿滅大藤峽賊以大藤爲三鼓棹圍一丈長三四尺黑潤若角沉然一置廣州都司堂一置肇慶府門上一置梧州總兵府其聲逢逢亦時相應同

明黃諫謫官廣州採端石刻泉州二王帖楊景素爲兩廣總督得此石移歸邗上今在部郎江元卿

家

舟車聞見錄

有寧謹者順德人其鄉有黃蕭養之亂調兵征討謹與母陳俱爲廣右土兵所獲載以歸道經高要之桂林母潛脫去因就程家居焉後謹進京師爲

高要縣志

卷二十二 雜錄

五

關兒有智慧歷陞御馬監知母在高要奏聞檄有司尋訪之乃得之桂林有司敦送至京母子相抱泣後母思歸謹送還鄉以壽終於高要諭賜祭葬有司營塚於南海之小金山此與唐高力士事相

類

舊志

吳吉者明宏治間廸村人母死葬蓮花洞虎山之東廬墓三年晝夜號泣其山多虎吉與虎俱虎爲之役未嘗少離左右一日西江暴漲吉溺於湍流虎負其尸以出其家葬尸於墓廬之側虎結窩其地日夕不去吉旣死尋顯靈於其鄉鄉人廟祀之

天順間肇慶府治多虎患移吉廟於城外墻寺之
旁虎患遂息疏上封爲鎮端將軍至萬厯間禁殿

失火吉顯靈衣錦繡騎虎撲滅勅封爲錦繡大王

至今靈應如昨世傳爲伏虎吳公

鼎湖山志

案吳吉旣爲宏治間人而移廟封銜却先

在天順記載如此語之眞妄更何足問府

志引之今亦仍之以例其餘爾至墻寺之

旁之鎮端廟有明萬厯三十五年致仕博

士鍾輝碑畧云萬厯壬午五月十七日水

□□歐陽都六聖像遠自粵西府江浮來

泊岸時鄉民梁壽等異之孟冬卽募緣建

祠今廟神乃將軍騎虎像所謂六聖更無

知者又有乾隆七年嘉應李德元一碑云

廟祀神爲勅封忠勇吳大王禮典未載故

老相傳以爲建郡之初肇祀迄今則益寫

甯不可考鷄碑免冊言人人殊大率如此

矣

郡城北面辰山然素無虎患嘉靖十九年城中忽

有虎不知從何路入質明始見於城西北隅近府

廨後有司遣兵捕之卽於披雲樓踰城而出墮於

池始獲之

慈谿袁載嘉靖間知本府於影壁內築臺累石山植榕柏護以闌干立碑於前大書歆樂仁壽山士夫爲詩歌以美之時高要尹長樂陳豫章善滑稽曰可作一對曰獨苦高要縣

嘉靖二十六年屠人市牛將宰之牛忽逸去突入府署隸卒羣禦之不止直觸推官公座若訴之者復入署後曠地官遣人訊牛主入視之始安郡守麻城李寵作牛異說俱蓋志

嘉靖間先有爲妖怪之言者曰有黑眚自新會來

高要縣志

卷二十二

雜錄

七

將及肇慶矣又言所以治之之法以白旗書張天師陰兵在此可祛之其被侵也則以青竹杖或桃柳枝環擊之可無害人未有信之者旣而歲丁巳八月丁未夜城內果有之其來也一時併至數十家有聲如風成陣始見之形小如螢火擊之或散爲數十擊之甚或散爲禽獸魚龜灰燼之類不可窮極自後每入夜擊鑼鼓呼咿以逐之羣婦女於堂上四隅環男子執桃竹枝以待至曉乃已內外震驚父老具其狀聞於府知府盧璘曰此妖幻也若屬無恐乃謁誠懇爲文躬率僚屬詣城隍祠禱

焉越三日癸丑遂熄

陳亞記肇慶衛軍也暴恣無賴父死遠遊莫知所
之閱數載母老饑死隣人爲之殯葬及歸反誣陷
隣人萬曆十四年五月賭於西城樓亭中倏爲雷

擊於城下

俱府志

鄧占鼇高要人少孤其母苦節撫之及長浪賭破
產迫於母訓遂攜婢新喜之三水縣母薪水漸缺
日倚門泣久之婢復逃占鼇無倚仍返其舍母慰
諭之而黠傲如故也天啟丁卯四月二十一日占
鼇方與羣少年博風雨大作沙石投屋者三占鼇

高要縣志

卷二十二

雜錄

八

著紅履出視巨雷猝發掣之至田間一里許擊其
一履如粉雨止家人偵得所在見占鼇仆地袒無
衣而體殊不烙有爪痕自左足中指起迤邐腰脊
直貫頂心紅如硃直如線尙未死負歸而蘇具言
有金甲神數其忤母狀仍令改過云

梁確吾順德人爲黃江廠雄蠹能伺權司意旨賂
剝行商稍不如意力能死之崇禎四年三月府照
磨應朝聘署權務米商葉敬陽者舟抵廠確吾重
索之弗與會敬陽尙逋餉銀一兩確吾乃嗾應繫
之獄絕其薪水司獄蔣啟相憐請釋之不兩日死

矣次年七月確吾病買舟歸順德比登舟見敬陽
垢面執索阻路爲索命聲其姪振益大驚棄去確
吾於是垂首涕泗不復冀生生活次日誠其子勿學
而翁叮嚀數四舟抵羚羊峽見敬陽撲之大叫一
聲嘔血死

俱蓋志

粵東既定建平南靖南二王府東西相望備極雄
麗而靖藩性猶侈謂門前兩獅必用白石琢成而
石以星巖者爲良乃飛檄高要縣取之時浙中楊
自西雍建爲邑令承命開鑿督促頻繁斧斤丁丁
晝夜不得暫息僅獲胚石二具駕以艤舳行至峽

高要縣志

卷二十二

雜錄

九

口舟不勝載與石俱沉復命更取其督愈亟藩官
日喧呶於堂令惟俯首隱忍而已未幾雍建內擢
兵垣疏言粵東不堪兩王條其累民之弊二十餘
事因遷耿於閩今其府已改將軍第而爭犂列峙
於門者猶是楊公經營之石也

觚賸

頂湖列峰蓋有石如船長五丈廣七尺桅柁具備
康熙辛亥八月十二夜忽風雨雷電大作陸地水
深數尺失石船所在

蓋志

兩廣總督轅門兩旗竿東西省各主其一康熙甲
寅二月白晝飛火忽焚其右焦灼過半占曰火焚

其旗不利行師是年孫延齡叛竊據桂林

觚贖

白錦石出七星巖康熙甲子年西洋國王造宮殿

行容粵中遣人鑿取以爲階祀因此山關係肇慶

龍脉不允其請其見珍於外國如此

嶺南雜記

城北八賢祠創於嘉靖間迄明季棟宇無存入

國朝祠基遂爲武人史魁所據魁與知府李彥瑁同

省常以鄉情往還曾請修祠未果遂自爲屋將成

李知之已無及矣忽夜夢數人體貌修偉義冠博

帶呵之曰奈何奪吾地魁俯首不能答寤而驚悸

成疾後登梯忽仆地若有擊之者疾遂不起家人

高要縣志

卷二十二 雜錄

十

以爲弗祥遂徙居以其屋出售知府李以二百金

購之復爲忠節祠

李彥瑁修祠記

東洲有神廟祀真武觀音及宋包孝肅康熙間東

莞諸生翟廷梓者父蒙孔任肇慶府學教授廷梓

來省親舟至羚羊峽遇風覆溺自亥至丑隨波漂

蕩心念生平無大過默禱神求拯忽躍起頭觸孤

舟一老翁挈之登令覆卧按棹須臾吐水翁啖以

物腹遂定叩翁里姓稱東洲人姓謝廟中事神者

時已將曙翁送廷梓入峽至黃江墟畔促使登岸

廷梓請同至父所展謝翁曰吾豈望報者哉遂刺

船去當覆舟時梓同舟尹姓者善水得脫至學署報其事皆謂廷梓已死至是悲喜以爲神祐速令往酌及謁廟廟內旁立一神像卽舟中所見也

翟教

授拯溺記

古稱肇慶兩水夾州當西水漲時諸巖皆可舟遊宛似武夷九曲蓋西江之水一從城南出羚羊峽一從星巖前出後瀝水今此水淤塞半爲田半爲瀝湖瀝湖者言西江之餘瀝也兩水夾州則西江勢分無泛濫之患形勢更宜

粵東筆記

郡北石室最勝處爲觀音巖中爲璇璣臺其上有

高要縣志

卷二十二

雜錄

十一

縣石凝綴若雙鳳然苞羽騰躍之勢畢具每濃霧甚雨或見其翱翔出入無何爲中貴鑿其一去舟至羚羊峽遇驟風幾不免乃亟棄之江今一尙存明陳白沙先生有雙鳳詩

府志

星巖之東有一小石橋橋面一石多秦吉了形飛舞翔躍各極其態俗名爲了哥橋

採訪冊

石室之東北爲石峒峒中石森立離奇中一石高丈許距地甫尺有一竅相傳有道士居此竅中日出米食之然日只升許道人涎其多稍劇其竅米遂絕

府城舊識云黃江沙頭圓肇慶出狀元又曰新江
水射羚羊峽肇慶舉子多黃甲

俱舊志

高要縣志

卷二十二 雜錄

十二

舊志序目姓名

附

高要爲古端州地山自建陵水源牂牁其間鬱鬱
蒼蒼星巖鼎峙於後松臺羚羊峽口諸山環列其
左而峽以外研洲特起乎平潯迴數千里逶迤宕
漾之波流奇秀綺麗信乎端爲東粵名區應人文
蔚起戶口繁興登版而書呈進

覽誠嶺表之偉然大觀也哉况諸上憲撫綏安輯舉前
此海蛋山獮之可虞者而盡寧謐焉今日之端不
猶愈於古而今日之端紳人士暨凡官於茲土者
將有什伯倍於古而稱樂國愛土風於斯者矣飭
高要縣志 卷二十一附
十三
華增采將拜手颺言以爲

聖天子南服慶敢冒尋常稱說祇工閭里愁苦之聞負
今日

特舉纂修意且敢謂

御極之十有二年猶未抒東顧之憂也哉故觀乎天文
度乎地利民物之豐瘁風俗之淳漓與宜沿革
當興當除雖不敢言寓意於微旁搜博採證之古
商諸今以成一邑之宏槩其中士大夫文章炳蔚
與賢人君子旅寓天南者每低徊流連而不忍去
千秋盛事備諸傳記端爲名區信非偶矣雖然以

風塵吏而誇大其言似非所宜桓楚人也襲家學於竟陵前人聲名久在天下自草茅誦讀以來有志未逮豈今備員民牧而不日期昇華之澤昇我端水耶自今以往但期暑雨祈寒之怨咨無聞旱乾水溢之災稜罔及士秀而民樸不事兵防無煩水患熙熙攘攘漸臻於豐隆之域則山川效靈將見垂紳正笏而立朝者代不乏人焉忠孝節烈之垂名史冊亦筆不勝書不於當代大人節鉞重地稱甚盛乎桓景仰高山優游簿書之暇彙千百年未經表彰於耳目者詮次而臚列焉書成敬錄寸蹠以弁厥首敢曰佐

高要縣志

卷二十二附

四

聖代黼黻文章之觀庶幾兆億萬斯年之符瑞也時康熙十二年歲序癸丑夏五月之吉知縣楚竟陵譚桓螽廳氏謹識於端水公署

要之先古交州地書曰堯命羲叔宅南交是也而舜亦南巡守至於蒼梧交廣之間蓋嶺以南一大都會也哉聞嘗過高峽探石室崧臺因慨然於步臨衡毅之風與李郢月照烟含之句知此邦有佳氣存焉非車轍馬跡所能及也必也歸而求之秘帙令山川人傑一披覽而澄懷卧對於前如少文

所稱者其庶幾乎然邑故無志往往惜之客年冬十一月以朝貴請下令天下郡邑咸有事於志乘一時野史稗官輓飛脛走而邑大夫竟陵譚公復不愛束幣致諸耆英教捺槩屬文章雖不敏如余亦辱及焉余曰邑故無志百里地處暗投中凡數千百年於茲揚而挖之俾照耀夫光明或者其時乎是未可知也特是古之爲史者世有專官晉乘楚檣杙應累數十氏之詮次而成未必董狐輩手定也卽魯春秋稱大聖人筆削而紀識僅二百年今邑志上溯唐虞下迄

昭代世數既久而又編之清縑素簡中如蛟室蜃樓平空構架其不至於舛戾牴漏貽將來憂亦鮮矣吾謂不然夫史恃識勝耳母恃宏肆也太史遷史記作於秦火之後挾書令猶未除也計其時所讀者不過世本左氏國語楚漢春秋諸書所足跡者不過岷峨龍門湘沅諸勝而上下三千餘年文成五十餘萬豈其中一無所挾而能爾耶是必有大異夫人者耳故其言曰儒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虞夏之文可考而知也由是觀之其所以考信爲史記資從可識矣且夫史之與志不

同日語也明矣史尙馳騁志取記載備徵信而已
寧樸訥而固毋駢麗而自卽於佻與其詳贍而稱
引失實無寧有所脫落而疑義誕妄概闕勿書故
昔人謂李延壽長於作史而不長於作志殆謂是
與茲遠綜墳典近觀國俗以及名山空谷之藏縹
緗篋衍所蓄靡不蒐采而又乞諸黎獻徵之道路
行言亦庶乎盡珠宮矣此而猶有所未盡則姑闕
之以俟後之君子後之君子誠惜其舛戾糝漏則
相與釐正之補救之可矣不然則改絃而更張之
無不可不此之務而顧出於嚙沓滄訛之譏爲解

垢同異則隘甚語曰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夫物則
有然矣况公之而文章義理者乎是役也爲圖象
四紀表各一志十有二列傳七載筆於壬子之臘
越明年春上已脫稿購梨梓之又四閱月而工竣
譚公顧余言曰是不可以無序雖然不如子之言
爲家秦而聲秦也爰序以誌所有事時康熙十二
年歲在癸丑陽月旣望邑人梁登允謹撰

卷一圖象事紀卷二沿革表卷三建置志卷四卷
五地理志卷六秩官志卷七賦役志卷八學校志
卷九選舉志卷十祀典志卷十一兵防志卷十二

水利志卷十三名宦傳卷十四人物傳卷十五流
寓傳卷十六耆壽傳附善行卷十七列女傳卷十
八僊釋傳卷十九外志卷二十雜誌卷二十一至
二十六藝文志

纂修知縣譚桓分輯舉人黃鳳禎鍾志伊貢生陳
朝珍梁登允生員鍾穎明黃士貴

